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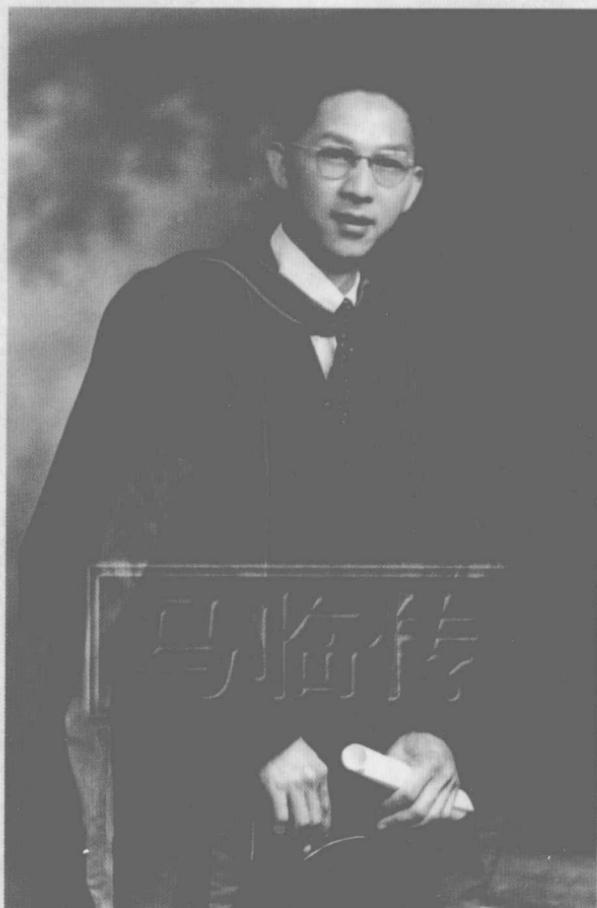
克绍箕裘



戴光中 著

宁波出版社

克绍箕裘



戴光中 著

宁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马玉娟

封面设计 王海明

克绍箕裘——马临传

戴光中 著

※

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宁波市县前街61号 邮编：315000

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6 插页：32 字数：110千
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※

ISBN7-80602-150-7/I·30

定价：15.00元

我们虽然住在香港，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，秉承中国文化和民族的传统，自不能但问一己一地的权利而忽略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责任。……从历史发展看，一种风气、一个新思想，常在极细微的地方开始，然后才逐渐成为沛然莫御之力量，更何况追求现代化的改革早已在中国开始，得现代风气之先的香港人，岂不更应发奋振作，贡献出自己的一分热和一分光吗？

——《香港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》

引 子

《易经》，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经籍中，从来就被推崇备至，尊为“群经之首”。宇宙森罗万象，变化莫测；人生机缘际遇，难以逆料。《易经》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中通万物之情；究天人之际，探索宇宙必变、所变、不变的大原理；通古今之变，阐明人生知变、应变、适变的大法则，使人自强不息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向上。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，一切学术思想的根源。

20世纪初期，有一位传统学人马鎰，正是这样看待《易经》的，凡生儿子，必用古老神秘的“占筮”方法，从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中取出一个作为儿子的名字，其长子名咸、次子名蒙、三子名豫，全都来源于此。

1924年3月12日，农历甲子年二月初八日申时，

又一个男婴呱呱落地、降生在北京城里的马宅。于是，马鑑先生按照惯例，取出三枚金钱，诚心正意，抛掷六次，卜得第十九卦《临》卦䷒。这个新生婴儿，就有了“承临”的大名。“承”是马家这一辈的排行，后来干脆去掉，改为“马临”。

《易经》以卦爻占休咎，据说，通晓者可以预知未来。因此，在这部传记的开端，先对“临”卦作一番诠释，显然是很有必要的。

“临：元，亨，利，贞，至于八月有凶。”——临的本意是由上往下眺，有监督、领导、统治的意思。从卦形上看，上卦是“坤”，为地为顺，下卦是“兑”，为泽为悦，和悦温顺，至为亨通，利于守持正固。同时，这一卦又是消息卦，代表十二月，阳刚正气逐渐成长，但到阴盛阳衰的八月，则可能有凶险。“彖曰：临，刚浸而长。说而顺，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，天之道也。至于八月有凶，消不久也。”——《彖传》指出：监临，说明阳刚正气日渐成长。下卦“兑”是悦，上卦“坤”是顺，“九二”阳刚居中位，又与“阴阳相应”，所以临人者和悦温顺，刚健者居中而上下相应，获得至大亨通而又守持正固，顺合大自然的规

律。但阴阳相互消长，阳不会永远强大，到了八月就要消弱了。

“象曰：泽上有地，临。君子以教思无穷，容保民无疆。”——下卦“兑”为泽，上卦“坤”为地，水泽上有大地，象征“监临”。君子因此化费无穷的思虑指导百姓，发扬无边的美德容纳养育民众。

“初九：咸临，贞吉。象曰：咸临贞吉，志行正也。”——临卦第一爻。“咸”即感，感应于尊者而施行监临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。《象传》指出：这说明“初九”的心志行为端正不阿。

“九二：咸临，吉，无不利。象曰：咸临，吉，无不利，未顺命也。”——临卦第二爻。感应于尊者而施行监临，吉祥，无往不利。《象传》指出：这说明“九二”并非由于顺从君命。

“六三：甘临，无攸利。既忧之，无咎。象曰：甘临，位不当也。既忧之，咎不长也。”——临卦第三爻。靠花言巧语监临于众，是不会有利的，如果已经觉悟，忧惧改正，就不致咎害。《象传》指出：这是“六三”居位不正当的缘故，但已经觉悟，咎害便不会久长。

“六四：至临，无咎。象曰：至临无咎，位当也。”——

临卦第四爻。“至”是极的意思，极为亲近谦逊地监临众人，必无咎害。《象传》指出：这说明“六四”居位正当。

“六五：知临，大君之宜，吉。象曰：大君之宜，行中之谓也。”——临卦第五爻。“知”即智，明智聪慧地监临众人，是大人君主最适宜的态度，吉祥。《象传》指出：这是因为“六五”与“九二”都在中位，实行中庸之道，自然适宜。

“上六：敦临，吉，无咎。象曰：敦临之吉，志在内也。”——临卦第六爻。温柔敦厚地监临众人，吉祥，必无咎害。《象传》指出：这说明“上六”的心志系于邦国天下。

总之，“临卦，阐释领导的原则。天下有事，有志之士不能坐待，应当积极参与，有所作为。但挽救危亡，必须结合群众，运用组织的力量，统御领导的才能就非常重要。而且时机稍纵即逝，监临必须及时。领导应以高尚的人格感召，以威信维持纪律，恩威并济，不可以诱惑为手段。应当运用智慧，运用组织，有知人之明，选拔贤能，严于律己，宽于待人，敦厚而不苛刻，始能人人心悦诚服，上下融洽，发挥组织力量，有所作为。”^①

熟悉马临的人们，也许会觉得冥冥中真有神灵，早在他发出第一声啼叫时，就已经铸定了他的性格命运。但是，倘若细密地考察马临的生平，似乎更应该肯定《易经》的道德思想——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

注释：

- ① 孙振声：《易经入门》，第 176 页，北京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88 年

目

录

引 子

青少年时代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、燕园童趣 | (1) |
| 二、时代育人 | (10) |
| 三、大学春秋 | (24) |

立业成家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四、负笈英伦 | (37) |
| 五、名师高徒 | (48) |
| 六、温馨家庭 | (61) |

第二任校长

- 七、学系整合 (70)
- 八、“四不改三” (88)

香港基本法

- 九、一片丹心 (109)
- 十、起草委员 (127)

火红的“余热”

- 十一、功成身退 (149)
- 十二、退而不休 (168)

难以言谢 马临(185)

青 少 年 时 代

一、燕园童趣

马氏家族，原籍在浙江鄞县，明代前期即为当地名门，曾经出过兵部尚书。后来随大明王朝的覆灭而中落。直到晚清同治年间，方由马临的祖父海曙公重振家声，荣宗耀祖。马海曙（1826—1895），以经商起家，并非科举出身，却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，由布衣而擢升直隶州知州三品知府衔，长期在江苏南部为官，历任丹徒、元和、长洲、吴县、金坛、宝

山等县的知事。据《鄞县通志》称，他“为政不事威严，视民如子，而尤孜孜于地方水利”；《宝山县续志》也赞扬他：“凡有益地方事，罔不惮力为之”；连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大受感动，“奏保循良，奉旨嘉奖”。最后，他鞠躬尽瘁，病逝于宝山任上。

在马临的父辈中，只有大伯父马裕藩（1858—1929），继续步前人之后尘，熟读诗书，金榜题名，官拜甘肃省镇原县知县，诰授奉直大夫，赏戴花翎，在忠君爱国的传统仕途上，按部就班地走向人生终点。其余几位，面对列强欺凌，民族危亡，既定的生活轨道蓦然碎裂的社会现实，都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作出了新的抉择——反清排满，走教育救国的道路。

马临的父亲马鑑（1883—1959），字季明，兄弟中排行第五，十八岁考中秀才，但在时代的召唤下，摒弃科举，转而考入时人所鄙视的上海南洋公学。在那里，他参加了因“墨水瓶风潮”而引起的近代中国第一次学潮，为伸张正义，毅然退学，追随蔡元培先生，转至爱国学社。这位“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”，对马鑑的影响至深至远。马鑑终生都以蔡元培的言行为楷模，因此，他遵循恩师的教诲，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。

1916年，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北京筹建协和医学院，马鑑应聘前往，担任中文教席。从此，他家就在北京

定居下来。在这之前，他的二哥马裕藻（1878—1945），已是北京大学教授，中文系主任；此后，他的四哥马衡（1881—1955），也举家北上，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兼图书部主任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。当马临出世时，兄弟三人已大有声望，跻身于北京文史界的名教授之列，有所谓“三沈（沈士远、沈尹默、沈兼士）三马（马裕藻、马衡、马燧）二周（周树人即鲁迅、周作人）”之美称。真是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

不过，马临的童年，不是在那宏阔神秘的“豫王府”度过的。在他刚满周岁时，父亲马燧又远涉重洋，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。一年后，他带回来一张硕士学位证书，并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请，改任燕京大学教授、中文系主任。于是，全家迁往西郊，入居燕园。

燕京大学人才荟萃，风景秀丽，马燧的一位学生，曾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《燕京赋》，略谓：

平西郊外，海甸乡中，十顷庭园，林木蔚郁，百里湖山，烟雨迷濛。华屋星罗，有如帝子之殿；亭台棋布，仿佛王者之宫。暮揽西山之夕照，落霞片片；夜窥东岗之新月，明星点点。涟漪波光，摇漾于前湖后湖；晓露残云，掩映于小岛大岛。塔耸于东，与烟突同临霄汉；钟悬于西，合棋杆共参云表。广场、

宿舍、科学馆、课室楼，殆不知其若干座矣。……

奋勉儒生，勤学志士，埋头破纸堆中，藏身图书馆内；搔首低眉，绞脑汁于篇章，摇头蹙额，倾心血以成文，如蛾之扑火，如蠹之啮木。瞻文坛之巍峨壮伟，心焉向往，睹学海之渊深浩瀚，意气飞扬，一若不能雄跨两岸，则亦自甘沉溺以穷其源也者。窗外之柳影花香，莺啼燕语，与夫湖光山色，暮露朝霞，概留赠飘逸公子，婉美佳人。书呆子之头衔，固所愿也。老学究之名称，何足道哉！^①

就在这样的大环境里，马临度过了他的孩提时代。

他家住在燕园的南门八号。这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。红漆大门，旁有门房，迎面照壁。折而西走，南面又是垂花二门和影壁，拾阶而下，是方砖面的引路，直达北屋正房，即所谓的“三正两耳”，东西厢房各三间，完全对称，形成一个网球场大小的院子。这里是客厅、书房、饭厅和父母的卧室。孩子们的天地，则从厢房与耳房之间的“过道儿”进去，后面一个稍小的四合院。全套房子，都是磨砖对缝、黄松木架、风火双檐，屋里是方砖墁地，花纸内墙，“上支下摘”的窗户。躺在铺上，可以静听春天里的大风撼树声，冬天里窗边的密雪声，夏天里的知了声，秋天里的落叶打窗声和墙根儿蟋蟀

的叫声。……

当然，童稚的马临，还难以领略北京四合院这种特殊的情调。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前院的两株枣树，高达十二三米，老远就能闻到枣花儿香，那碎碎的、绿绿的、甜甜的枣花儿，到新秋，枝条上挂满了鸽蛋般的大枣，青的、红的，又脆又甜。还有两棵杏树，则结出金黄色的杏子，大如拳，甜如蜜，对孩子们充满了诱惑力。但是，马家素以诗礼相传，从子女懂事起，马鑑就向他们反复讲述“融四岁，能让梨”的故事。所以，每逢收获，马临决不争抢着贪吃，总是和三哥马豫合作，先把满筐的大枣和杏子分送到父亲的同事与邻居家。

不知不觉，马临小小年纪就养成了谦让、厚道的品格，而且终生不渝。

1931年，马临背着书包，进燕园里的附小读书。开学没几天，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，同学们都戴上黑布臂章，上写“誓死报国”四个字。自然，马临并不很清楚事变的严重性。他的爱国主义思想，说来有趣，其实是在游乐玩耍中培育起来的。

北京的小孩子爱玩蟋蟀，小马临也不例外。院子里摆放着一长溜蟋蟀盆子，放学归来，就抱着罐子到大树底下，与邻家孩子聚首搏斗。能斗的蟋蟀，北方人称“蛐蛐儿”。马临常常打开罐盖，欣赏自己的勇将。只见它忽

上忽下地舞动着又长又齐的双须，宛如京剧舞台上武生舞动双翎一般，高而圆的头，色足闪亮；六条脑线细贯到顶；铁蓝色的脖领上，堆着一层白绒，一张宽厚的翅壳，闪动着金光；六条白腿粗壮有力；两个小水牙前后摆动着；抬起它的后腿，用爪锋在后尾尖上轻轻一拂，真是美极了。

这种勇猛善战的蛐蛐，是很难得的珍品。人们都说，蟋蟀“生草木者体软，砖石者体刚，浅草瘠土者性和，砖石深坑及地阳向者性劣”。为此，马临经常和三哥马豫一起，不辞辛苦，到附近的圆明园废墟去掏蛐蛐。

圆明园在燕京大学北面，原是清室的一座大型园林，集我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之大成。乾隆皇帝曾在《圆明园后记》中得意洋洋地声称：“规模之宏大，邱壑之幽深，风土草木之清佳，高楼邃室之具备，亦可称观止。实天保地灵之区，帝王豫游之地，无以逾此。”它又是一个大型的皇家博物馆。园内收藏着大量的图书典籍、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和价值连城的珍宝。因而当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时，圆明园遭到了最疯狂的抢劫，每个侵略者都是腰囊累累，满载而归。“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，遇珍贵而不可携的则以棒击毁，必至粉碎而后快。”这群野兽般的外国强盗，劫后又纵火焚毁园中建筑物，连烧三天三夜，使这座凝结着中国人